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北夢瑣言卷一至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錄監生臣姚鍾英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北夢瑣言　　小說家類一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北夢瑣言二十卷宋孫光憲撰光憲字孟文自號葆光子十國春秋作貴平人而自題乃稱富春考光憲自序言生自岷峨則當為蜀人其曰富春蓋舉郡望也仕唐為陵州判官旋依荆南高季興為從事後勸高

繼沖以三州歸宋太祖嘉之授黄州刺史以終五代史荆南世家載之甚明舊以為五代人者悮矣所著有荆臺集橘齋集玩筆傭集鞏湖編玩蠶書續通歴等書自宋代已散佚惟是書獨傳於後其曰北夢瑣言者以左傳稱田於江南之夢而荆州在江北故以命名葢仕高氏時作也所載皆唐及五代士大夫逸事每條多載其人所說以示有徵葢用杜

陽樵編之例其記載頗猥襍敘次亦頗冗沓

而遺文瑣語往往可資考證故宋李昉等編

太平廣記多採其文晁公武讀書志載光憲

續通歷十卷輯唐及五代事以續馬總之書

叅以黃巢李茂貞劉守光按巴堅（柰按巴堅原作阿保機今改正）吳唐閩廣吳越兩蜀事迹太祖以所紀

多不實詔毀其書而此書未嘗議及則語不

甚誣可知矣世所行者凡二本一為明商維

濬稗海所刻脱悞殆不可讀近時揚州新刻
乃元華亭孫道明所藏猶宋時陜西刊板差
完整有緒故今以揚州本著錄不用商氏本
云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北夢瑣言序

唐自廣明亂離秘籍亡散武宗已後寂寞無聞朝野遺芳莫得傳播僕生自岷峨官於荆郢咸京故事每愧面牆游處之間專於博訪頃逢故鳳翔楊玭少尹多話秦中平時舊說常記於心他日渚宫見元澄中允款狎笑語多符其說元公謂舊族一二子弟曰諸賢生在長安聞事不迨富春此則存好問之所宏益也厥後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復參校然始濡毫非但垂之空言亦欲

因事勸戒三紀收拾筐篋爰因公退咸取編連先以唐朝達賢一言一行列於談次其有事類相近自唐至後唐梁蜀江南諸國所得聞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二十卷禹貢云雲土夢作乂傳有畋於江南之夢鄙從事於荆江之北題曰北夢瑣言瑣細形言大即可知也雖非經緯之作庶勉後進子孫俾希仰前事亦絲麻中菅蒯也通方者幸勿多誚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卷一

唐　孫光憲　撰

宣宗稱進士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代興亡頗留心貢舉嘗於殿柱上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相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臣言政事即終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蹴毬鬭雞為樂自以能於

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猪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優劣即聖政可知也

李太尉英俊

太尉李德裕幼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戲曰公誠涉大癡耳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帝弼

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

鄭光免稅

宣宗舅鄭光勑賜雲陽鄠縣兩莊皆令免稅宰臣奏恐非宜詔曰朕以光元舅欲優異之初不細思是免其賦爾等每於匡救必盡公忠親戚之間人所難議苟非愛我豈盡嘉言事事能如斯天下何憂不治有始有卒當共守之尋罷䘵光子同寮嘗買一莊喜其無稅乃謂曰

天下莊產未有不征同寮以私券見拒爾後子孫為縣宰定稅求祈不暇國舅尚爾庶寮胡為

再興釋教

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游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謂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山古跡招提棄廢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吏擇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即位唯

以崇佛為事相國蕭倣裴坦時為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畧云臣等聞元祖之道用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以仁義是首相沿百世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為帝王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録文理婉順與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骨表不異也懿皇雖聽覽稱奬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纔至京師俄而晏駕識者謂大喪之兆也

鄭氏女廬墓

唐大中年兖州奏先差赴慶州行營押官鄭神佐陣没其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營巳前許嫁右驍雄軍健李元慶未受財禮阿鄭知父神佐陣没遂與李元慶休親截髮往慶州北懐安鎮收亡父遺骸到兖州瑕丘縣進賢鄉與亡母合葬訖便於塋内築廬識者曰女子適邊取父遺骸合葬烈而且孝誠可嘉也廬墓習於近俗國不能禁非也廣引禮經而證之

日本國王子棊

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圍棊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楸玉局冷暖玉棊子盖玉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暖者言冬暖夏凉人或過説非也王子至三十三下師言懼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縮臂數四竟伏不勝迴謂禮賓曰此第幾手答曰其第三手也王子願見第一手禮賓曰勝第三可見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王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

不及大國之三此日本人猶不可輕況中國之士乎孫光子曰蜀簡州刺史安重霸黷貨無厭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鄧能棊其力粗贍安輙召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然後進之一作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名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棊何不獻效而自求退鄧生然之以中金十鋌獲免良可笑也

駁杜預

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立春秋左傳學議以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剌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周婉章有所未一

文多不載又睹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為證正與陳工部義同䕫光子同寮王公貞範精於春秋有駮正元凱之謬條緒甚多人咸一作或訝之獨鄙夫嘗以陳陸啖趙之論竊然之非苟合也唯義所在

李太尉抑白少傅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先是劉禹錫太和中為賓客時李太尉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謁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

未一披令日為吾子覽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没於塵坌既啓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絶何必覽焉但恐迴吾之心其見抑也如此衣冠之士一作内並皆忌之咸曰有學士才非宰臣器識者於其荅制中見經綸之用為時所排比賈誼在漢文之朝不為卿相知人皆惜之葆光子曰李衛公之抑忌白少傳舉類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為言楊牛即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義在於斯

非抑文章也慮其朋比而掣肘也

牛僧孺奇士

相國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牛仙客之後居宛葉之間少單貧力學有倜儻之志唐永貞中擢進士第時與同輩過政事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曰不敢衆聳異之元和初登制科歷省郎中書舍人御史中書門下平章事揚州建州兩鎮東都留守左僕射先是撰周秦行記李德裕切言短之大中初卒未賜謚後白敏中入

相乃奏定謚曰簡白居易曰文葆光子曰僧孺登庸在德裕之先又非忌才所能掩抑令以牛之才術比李之功勳自然知其臧否也且周秦行記非所宜言德裕著論而罪之正人覽記而駭之勿謂衛公掩賢妬善牛相不罹大禍亦幸而免

令狐滈預拔文解

唐大中末相國令狐綯罷相其子滈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預拔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瑄上疏述滈弄父

權勢傾天下以舉人文卷須十月前送納豈可父身尚居於樞務男私拔其解名干撓主司侮弄文法恐姦欺得路孤直杜門云云請在御史臺推勘疏留中不出蓀光子曰令狐公在大中之初傾陷李太尉唯以附會李紳而殺吳湘又擅改元和史又言賂遺閹官殊不似德裕立功於國自儉立身掎其小瑕忘其大美洎身居巖廊别無所長諫官上章可見之矣與朱崖之終始殆難比焉

劉三復記三生事

唐太和中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才思時中一作王人賫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為謂曰子可為我草表能立就一作構或歸以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為當言三復又請曰漁歌樵唱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為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

蹄則心連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為緩轡有轍
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勅賜及
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神櫬歸葬洛中報其先
恩也士大夫美之

充角犀

杜邠公悰司徒佑之孫父曰從郁歴選補缺令悰尚憲
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
素甘食竊位而已有朝士貽書於悰曰公以碩大敦龐

之德生於文明之運矢厥謨猷出入隆顯極言譏之丈多不録時人號爲禿角犀凡涖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宜其責之嗚呼處高位而妨賢享厚禄以豐巳無功於國無德於民富貴而終斯又何人也子孫不享何莫由斯

魏文貞公笏

唐文宗皇帝謂宰相曰太宗得魏徵采拾闕遺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

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令授蒙右補闕委舍人善為之詞又問蒙曰卿家有何圖書蒙曰家書悉無唯有文貞公笏在文宗令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要笏也

北夢瑣言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卷二

唐 孫光憲 撰

皮日休獻書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為學科其畧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道者孟子也舍是而子者必斥乎經史為聖人之賊也云云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

書以孟子為王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也其二請以韓文公愈配饗太學其畧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云云又云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其幾於室授者唯韓愈焉蹴及楊墨蹂踐釋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吾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則典禮未為備也日休先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業文隱鹿門山中自

號間氣布衣大中榜未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日何休對曰侍郎不可以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國子博士寓蘇州與陸龜蒙為文友著文藪十卷皮子三卷黄冠中遇害其子為錢尚父吳越相

宰相怙權 温庭筠附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已以其子滈不解而第為張雲劉蜕崔瑄疊上疏踈之宣宗優

容絢出鎮維揚上表訴子之寃其畧云一從先帝久次
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好不得臣恩者謂臣弱臣非美酒
美肉安能啖衆人之口時以執巳之短取誚於人或云
曽以故事訪於温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
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
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為温岐所忤乃授方城尉
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又李
商隱綯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隱憾之因題廳閣

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亦恕之官只止使下員外也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綯畢竟無成有詩哭相國云深恩無以報庭事是祟荆以三才子怨望即知綯之遺賢也

駱山人告王庭湊

唐田宏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即王武俊支屬也庭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暮集簷下有里人駱德播異之及長駢脅善陰符鬼谷之書

壓軍職得士心曾使河陽回在中路以酒困寢於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僕者寤以告庭湊庭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龍虎氣交王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為三軍扶立為留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北舍矣墅西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折腰於庭湊及入廟神乃

側坐至今面東起宇尚存馬庭湊清儉公正忠於朝廷勤於軍民子孫世嗣為鎮帥至朱梁時王鎔封趙王為部將張文禮滅之

授任致冠

唐馬植相公鎮安南安撫軍民懷柔蠻獠廢珠池尚儉素李琢後鎮是邦用法大酷軍城遠出而屬南蠻六七年間勞動兵役咸通七年高駢收復之先是荊徐間征役拒蠻人甚苦之有舉子聞許卒二千沒於蠻鄉有

詩刺曰南荒不擇吏致我交趾覆聯綿三四年致我交趾辱懦者鬬則退武者兵益黷軍容滿天下戰將多金玉刮得齊民瘡分為猛士禄雄雄許昌師忠武冠其族去為萬騎風住為一川肉時有踐卒田千門萬戶哭哀聲動閭里怨氣成山谷誰能聽鼓聲不忍看金鏃念此堪淚流悠悠潁川緑吟此詩有以見一作知失於授任為國家生事大東之苦斯其類乎

高駢開海路 王審知開海附

安南高駢奏開本州海路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隱然在水中因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畧云人牽利楫石限橫津纔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時有詔聽之乃名工者啖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廣之利民至今賴之以濟焉或言駢以術假雷電以開之未知其詳孫光子嘗聞閩王王審知患海畔石碕為舟楫之梗一夜夢吳安王（即伍子胥也）許以開導乃命判官劉山甫躬往祈祭三奠纔畢風雷

勃興山南憑高觀焉見海中有黄物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晴霽見石港通暢便於泛涉於時録奏賜名甘棠港即渤海假神之力又何怪焉亦號此地為天威路實神功也

放孤寒三人及第（科松蔭花事附）

咸通中禮部侍郎高湜知舉榜内孤貧（一作貧）者公乘億賦詩三（一作二）百首人多書於屋壁許棠有洞庭詩尤工時人謂之許洞庭最奇者有聶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貧

若精於古體有公子家詩云種花於西園花發青樓道
花下一禾生去之為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
子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禾一作田
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飡粒粒皆辛苦又云二
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
君王心化為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
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盛得三人見湜之公道也蓀
光子嘗有同寮示我調舉時詩卷内一句云科松為蔭

花因譏之曰賈浪仙云空庭唯有竹閑地擬栽松吾子與賈生春蘭秋菊也他日赴達官牡丹宴欄中有兩松對植立命斧斫之以其蔭花此倨席上於愚有得色默不敢答亦可知也

文宗重王起

王文懿公起三任節鎮揔歷省寺贈守太尉文宗頗重之曾為詩寫於太子之笏以揚之又畫儀形於便殿師友目之曰當代仲尼雖歷外鎮家無餘財知其甚貧詔

以仙韶院樂官逐月俸錢五百貫給之起牀於理家俸入其家盡為僕妾所有耄年寒餒故加給焉于時識者以起不能陳遜而與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為短也祿光子曰士人之家唯恥（一作恐）貸殖至於荷畚執耒灌園鬻蔬未有祿代耕豈空器而為養安可忘甘苦不逭晨昏今之世祿寡薄不能撙節稍豐則飫其狗彘少（一作似）歉則困彼妻孥而云安貧吾無所取唯衣與食所謂切身儻德望名品未若王相國者得不思儉而足用乎

北夢瑣言卷二

北夢瑣言卷三

唐 孫光憲 撰

盧肇為進士狀元

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奬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絶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竒才每謁見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牓先稟朝廷恐有親屬言薦會昌三年王相國起知舉

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賀今年牓中得一狀元也起未喻其旨復遣親吏於相門偵問吏曰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久接從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盧肇為狀頭及第時論曰盧雖受知於掌武無妨主司之公道也

戲改畢諴相名

唐相畢諴吳鄉人詞學器度冠於儕流擢進士未遂其志嘗謁一受知朝士者希為改名以期亨達此朝士譏

其䣜賈之子請改為誠字相國忻然受而謝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位台輔前之朝士慙悔交集也

段相踏金蓮夏侯相附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飡為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晚届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闍黎飯後鐘蓋為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規之

郗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夏侯孜相國未偶伶傳風塵蹇驢無故墜井每及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或云王播相公未遇題揚州佛寺詩及荆南人云是段相亦兩存之

李固言相國為柳表所誤

唐李固言生於鳳翔莊墅雅一作性長厚未習參謁始應進士舉舍於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戲謔以相國不諳人事俾習趨揖之儀俟其磬折密於烏巾上

帖文字云此處有屋僦賃相國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之許孟容守常侍朝中鄙此官號曰貂郤固不能為人延譽也相國始以所業求知謀於諸柳諸柳與導行卷去處先令投謁許常侍相國果詣騎省高陽公慙謝曰某官緒極閒冷不足發君子聲采雖然已藏之於心又覩烏巾上文字知其樸質無何來年許公知禮闈李相國居狀頭及第是知柳氏之戲侮足致隴西之速遇也

杜邠公不恤親戚

杜邠公悰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為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左右為駭浪所驚呼喚不暇渴甚自潑湯茶喫也鎮荆州日諸院姊妹多在渚宫寄寓貧困尤甚相國未嘗拯濟至於節臘一無沾遺有乘肩輿至衙門詬罵者亦不省問之凡蒞方鎮不理獄訟在鳳翔洎西川繫囚畢政無輕無重任其殍殕人有從劒門拾得裹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畧不垂慼斯又何

心哉未嘗薦賢時號禿角犀

李光顏太師選佳壻

李太師光顏以大勳康國品位穹崇愛女未聘幕僚謂其必選佳壻因從容語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異常冀太師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太師謝幕僚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多一作君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乎某已選得一佳壻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

而已從事許當曰李太師建定難之勳懐弓藏之慮武寧保境止務圖存而欲結援名家非其志也與夫侯景求婚王謝何其遠哉王特尚書與太師宅重疊姻戚常語之

王文公叉手睡司空圖附

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絶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慮夢寐中見先靈也食飫飥麵不過十八片曾典絳州於時司空圖侍郎方應進士舉自别墅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閽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訪親知

即不造郡齋瑯琊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及知舉日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名姓甚暗所圖太速有鄙薄者號為司徒空瑯琊知有此說因名一牓人開筵宣言於衆曰某叨忝文柄今年牓帖全為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聲采益振爾後為御史分司舊相盧公攜訪之乃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歎途窮其為名德所重也如此

河中餞劉相瞻

唐相國劉公瞻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為漢南鄭司徒掌牋劄因題商山驛側泉石滎陽奇之勉以進修俾前驛換麻衣執贄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相孤貧有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飡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致仕劉軍容游寺見此文卷甚奇之憐其貧窶厚有濟恤又知其連州一作山人朝無強援謂僧曰某雖閹豎能為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

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筵而祖之淳薄幕客呼相國為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路即作宰相此郎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大拜也王屋匡一上人細話之

李氏瑞槐趙令公穤棗附

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當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鎮使相而已近者石晉朝趙令公

塋家庭有穤粟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詣其鄰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曰無之然趙令先德小字相之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王氣方盛不在身當其子孫爾後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將入相則前言果效矣一作也凡士之宦達非止一途或以才升或由命遇則盛衰之氣亦隨人而效之向者槐粟異常豈非王氣先集耶不然何榮茂挺特扶聳之如是也隴西事得於李載仁大夫天水事得於長陽宰康張甚詳悉也

高太尉決禮佛僧

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刺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佛寺是夜黄昏僧禮讚螺唄聞作渤海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晨笞背斥逐召將吏而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數千作亂我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髮執兵號大髡小髡據此寺為寨陵脅州將果叶渤海之言 得於資中處士

王迢

王中令鐸拒黄巢

唐王中令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定亂之才鎮渚宫為都統以禦黄巢寇兵漸近先是赴鎮以姬妾自隨其内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黄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僚戲曰不如降黄巢公亦大笑之洎荆州失守復把潼關黄巢差人傳語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敵請自退避無汚鋒刃於是棄關隨僖皇播遷於蜀再授都

統收復京都大勳不成竟罹非命時議曰黃巢過江高太尉不能拒捍豈王中令儒懦所能應變乎洛都統後有詩其要云勳一作點詔已聞來闕下檄書猶未遍軍前亦志在其中也黃巢起廣州自號義軍百萬都統上表先陳犯闕之意其詞云儻使歸降必有陞獎朝廷恥笑

路侍中巾裹

唐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於孔目吏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於江津都人士女懷擲

果之羨雖衛玠潘岳不足為比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乃翦紗巾之腳以異於衆也閭巷有袪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嘗過鬻豚之肆見儈豕者謂屠者一作生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宫日於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魂何處斷煙雨江南岸至令播於倡樓也

李勲尚書發憤趙觀文附

薛能尚書鎮鄆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李勲尚書先德為衙前將校八座方為客司小子弟亦負文藻潛慕進脩因舍歸田里未踰歳服麻衣執所業於元戎左右具白其行止不請引見元戎曰此子慕善才與不才安可拒之其今自見其人質清秀復覽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鄆巡職牒一通與八座先德俾罷職司閒居恐妨令子脩進爾後果策名第敭歷清顯出為鄆州節度也

八座事得王屋山僧匡一甚詳近代進士趙觀文及桂州小軍杜牀元及第乃才舉也

鄭愚尚書錦半臂

唐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奧學擢進士第敭歷清顯聲稱烜赫一作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為半臂崔魏公鉉鎮荆南滎陽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滎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歎至三四不覺曰真銷得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軍儀廷叅不得已而授一作使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備見之矣其欽服形於辭色

也或曰榮陽因醉眠左右見一白猪葢杜征南蛇吐之類

韋宙相足穀翁

唐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别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為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度使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十堆固無所貪宣皇曰此可謂之足穀翁也

李當尚書竹籠 崔玨二子附

唐李當尚書鎮南梁日境内多有朝士莊產子孫僑寓其閒而不肖者相效為非前政以其各有階緣弗克禁止閭巷苦之八座嚴明有斷處分寛織蔑籠名其尤者詰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籍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無乃辱於存亡乎今日所懲賢親眷聞之必賞老夫一作安勉旃遽命盛以竹籠沈於漢江由是其儕惕息各務戢斂也　崔玨侍御家寄荆州二子兇惡節度

使劉都尉判之曰崔氏二男荆南三害不免行刑也

吴行魯温溲器 属閩南附

唐吴行魯尚書彭州人少年事内官西門軍容小心畏慎每夜温溲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或一日為洗足中尉以脚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其亦有之執厮僕之役乃脱屨呈之中尉嗟歎謂曰汝但忠孝我終為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為盧耽相公西川行軍司馬禦

巒有功歷東西川山南三鎮節旄除西川制云為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譏之也　厲圖南為西川副使隨府罷職行會欲延辟之圖南素薄行曾聞之大笑曰不能翦頭刺面而趨侍健兒乎自使院乘馬不歸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結束而追之張雲起居為成都少尹常出輕言為行曾酖殺之

崔侍中省刑獄

唐崔侍中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躬

親雖僧人犯罪未嘗屈法於廳事前慮囚必温顏恤惻以盡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於法鎮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諸司以麵及蒟蒻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臑膾炙之屬皆逼真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頻於宅使堂前弄傀儡子軍人百姓穿宅觀看一無禁止而中壼預政以玷盛德惜哉

劉蛻舍人不祭先祖

唐劉舍人蛻桐廬人早以文學應進士舉其先德戒之

曰任汝進取窮之與達不望於汝吾若沒後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不審是隱者為復是漁師莫曉其倪也紫微歷登華貫出典商於霜露之思於是乎止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禮部尚書纂即其息也嘗與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一作中重於喪祭劉氏先德是何人斯茍同隱逸之流何傷菽水之禮紫微以儒而進爵比通侯遵乃父之緒言忝先王之舊制以時一作報本之敬能便廢乎大彭通人抑有其說時未喻也

杜審權相斥馮涓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牓中文譽最高是歲還羅國起樓厚齎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府參軍恩地即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長樂公密話埀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牋奏任之戒令勿泄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速鞭而歸於通衢遇友人鄭賨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詰長樂遽以恩地之辟告之滎陽尋捧刺詣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

而鄙其淺露洎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
以廉車發日自灞橋乘肩輿門生咸在長樂拜别京兆
公長揖馮曰勉旃由是買浮之譽徧於搢紳竟不通顯
中間有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
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不肖子三變

唐咸通中荆州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鴻
儒旨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輩以束修自給優游

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幕寮多與之游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為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薛保遜輕薄

薛保遜名家子恃才與地凡所評品士子以之升降時號為浮薄相國夏侯孜一作公尤惡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異之由是不睦內子盧氏與其良人操尚畧同因季

父薛監來省盧新婦出祭侯其去後命水滌門閾薛監知而大怒經宰相疏之保遜因謫授澧州司馬凡七年不代夏侯孜（一作公）出鎮魏相謩登庸方有徵拜而殞於郡愚曾睹薛文數幅其一云餞交親於灞上止逆旅氏見數物象人詰之口輒動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呼天之生民爲此輩笞撻又覩優云緋胡折窣（一作推窣）莽轉而出衆人皆笑唯保遜不會其輕物皆此類也盧虔灌罷夔州以其爲姊妹夫徑至澧州慰省迴至郵亭迴

望而笑曰豈意薛保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打楊柳枝乎澧州老軍將周鵠舊曾服事備言之

陳會螳蜋賦

蜀之士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滌器之風也陳會郎中家以當壚為業為不掃街官吏毆之其母甚賢勉以進修不許歸鄉以成名為期每歲餱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齎致郎中業八韻唯螳蜋賦大行太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斾闔其戶家人猶

拒之逡巡賀登第乃聖善奨訓之力也後為白中令子壻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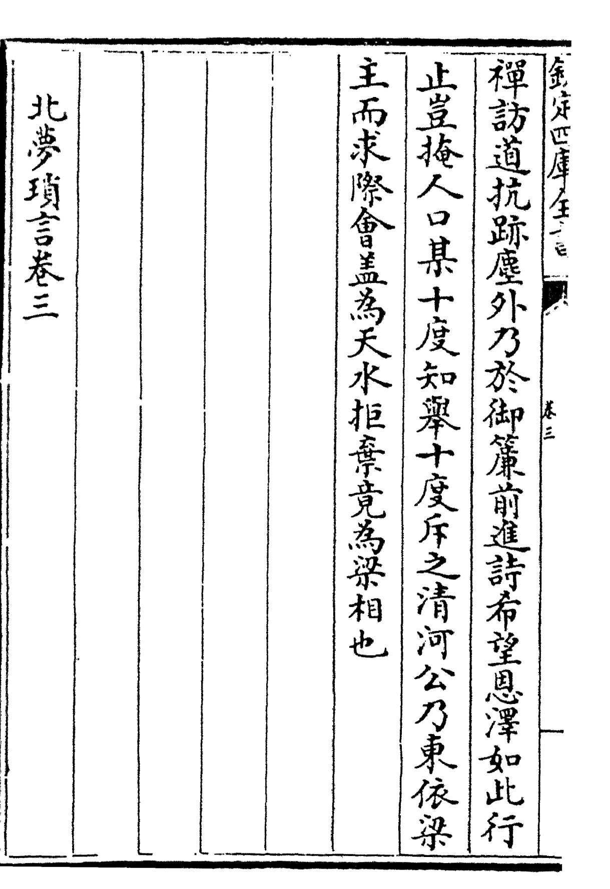
劉僕射荔枝圖

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買一作馬餺饠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餐何物蒼頭曰潑生吃了也朝士聞而哂之又鎮番禺效吳隱之為人京國親知貧乏者顒俟濡救但畫荔枝圖自作賦以遺之後薨於嶺表扶護靈櫬經渚宮家人

鬻海珍珠翠於市時人譏之

趙大夫號無字碑張策附

唐趙大夫崇凝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真長之風也標質堂堂不為文章號曰無字碑每遇轉官舊例各舉一人自代亞台未嘗舉人云朝中無可代已也世亦以此少之　梁相張策嘗為僧返俗應舉亞台鄙之或曰劉軻蔡京得非僧乎亞台曰劉蔡輩雖作僧未為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可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



禪訪道抗跡塵外乃於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清河公乃東依梁主而求際會蓋為天水拒棄竟為梁相也

北夢瑣言卷三

北夢瑣言卷四

唐　孫光憲　撰

趙令公紅拂子

唐襄州趙康凝令公世勲嗣襲人質甚偉酷好修容前後垂鏡以整冠櫛往往以家諱刑人相國崔公允出鎮湖南由峴首趙令逢迎開宴崔相從容而覬之曰聞令公以文字刑人甚無謂也聞名心瞿但有顰蹙豈可笞

責及人耶俄而近侍以紅拂子於烏巾上拂之相國又曰此尤不可也陪寮俛首而已天水其後漢南失守已而奔吳路由夏口杜洪念公郊迓以主座遜之遽尸其位其不識去就皆此類也竟罹禍於淮甸宜乎

薛氏子具軍儀

唐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常鬱鬱歎惜因有詩謝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麄官乞與真抛卻賴有詩名合得嘗意以節將為麄官也鎮許昌日暮吏咸集

令其子具橐鞬參諸幕客幕客怪驚入座曰俾渠消災時人以為輕薄蓋不得本分官矯此以見志非輕薄也

孫偓相通簡

唐相國孫公偓寛裕通簡不事矯異常語於親友曰凡人持己務在得中但士行無虧不必太苦以我之長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濁幸勿為之後謫居衡山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懷戚戚每對客座而廝僕輩紛詬毆曳仆於面前相國凝然似無所睹謂客曰若以怒心

逢彼即方寸自撓矣其性度皆此類也相國魯乘軺至蜀詣杜光庭先生受籙乃曰嘗遇至人話及時事每有高樓之約爾後雖登台輔竟出官於南嶽有詩寄杜先生其要句云蜀國信難遇楚鄉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師舉致浮丘他日相逢處多應在十洲唐末朝達罹縠水白馬驛之禍唯相國獲免焉

柳玭大夫貰牟磨

唐柳大夫玭直清重德中外憚之謫授瀘州郡守先詣

東川庭參具櫜鞬元戎顧相彥朗堅卻之亞台曰朝廷本用見責此乃軍府舊儀顧公不得已而受之赴任路由渝州有牟嚳秀才者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執所業謁見亞台獎飾甚勤甥姪從行以為牟子卷軸不消見遇亞台曰巴蜀多故土豪倔起斯乃押衙之子獨能慕善苟不誘進渠即退志以吾稱之人必榮之由此減三五員草賊不亦善乎子弟竊笑而服之

孫揆尚書鋸解 劉知俊附

唐末朝廷圍太原不克以宰相張濬為都統華帥韓建為副使澤潞孫揆尚書以本道兵會伐軍容使楊復恭與張相不叶逗撓其師因而自潰由是貶張相為繍州牧孫尚書為太原所執詬罵元戎李公克用以狗豬代之李公大怒俾以鋸解鋸加苦楚而鋸齒不行八座乃謂曰死狗豬解人須用板夾然後可得行汝何以知之由此施板而鋸方行未絶間罵聲不歇何乃壯而不怖斯則君子之儒必有勇也近者劉知俊自梁奔秦自秦

奔蜀驍暴之聲天下咸聞焉蜀先主坐其慘酷而誅之受戮日章皇萬端乞命不暇行刑者嗟而笑之比孫師何勇怯之不侔也孫揆尚書少年不慧涕淚狼藉蒙然而已十五歲遽然一變非唯時俊乃烈士也

崔充相腋文

唐崔相國慎猷廉察浙西日有瓦棺寺持法華經僧為門徒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其姙娠之所在夫人洎妾媵間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名曾侍

更衣官妓而示術士曰果在此也及載誕日腋下有文相次分明即瓦棺僧名也因命其小字緇郎年七歲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請見乃掌其頰謂曰既愛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即相國允也崔事一説云是終南山僧兩存之

諸重德好尚

唐朱崖李太尉與同列款曲或有徵其所好者掌武曰喜見未聞言新書策崔魏公鉉好食新餘頭以為珍美

從事開筵先一夕前必到使院索新煑餛頭也杜豳公每早食饙飯乾脯崔侍郎安潛好看鬬牛雖各有所美而非近利與夫牙籌金埒錢癖穀堆不亦遠乎

畢舅知分 蜀楊會附

唐畢相諴家本寒微其渭陽為太湖縣伍伯伍伯即今號排衙行杖者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叅辭特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為落此偎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

賤豈有外甥為宰相耶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茍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為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近者蜀相庾公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興縣郎一作良吏有楊會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為楊會除長馬以酬之楊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為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一作子家供待而博一作簿一虛名長馬乎雖強假軍職除授檢校官竟不舍

縣役亦毋舅之次也

楊蔚使君三典洋源

唐楊蔚使君典洋州道者陳休復每到州多止於紫極宫宏農甚思一見而頴川輙便他適乃謂道士曰此度更來便須申報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而州將擁旆而至方遂披揖宏農曰嚮風久矣幸獲祗奉敢以將來祿算為請勿訝造次頴川呼人為卿乃謂州牧曰卿三為刺史了更無言州牧不懌以其曾典兩郡至此三也

自是常以見任為終焉之所爾後秩滿無恙不喻其言無何又授此州亦終考限罷後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殞於是邦三為刺史之說果在於此乎楊公季弟玭為愚話之

妖人為稱陳帝師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囙天之力嘗致書於許昌為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不允爾後崔公移鎮西川敬瑄與師立牛勉羅元杲以打毬爭三

川欲擅權頭籌制授右蜀節旄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彌勒會妖人彌勒會北中金剛禪也窺此聲勢乃偽作陳僕射行李云山東盜起車駕必謀幸蜀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妖共翼佐之軍府未喻亦差迎候至近驛有指揮索白馬四匹察事者覺其非常乃羈縻之未供承間而真陳僕射亦連轡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縛而俟命頗川俾隱而誅之識者曰陳帝師一作僕射由閹官之力無消塵之效盜處方鎮

始為妖物所憑終以自貽誅滅非不幸也

哭麻劉舍人事

唐李相磎高才奧學冠絶羣彥為朋黨所排洎登巖廊似涉由徑雖然亦才授也制下之日劉舍人崇龜抱麻而哭之李相斥其祖禰條上其事具表論之又以彭城先德受賄飲酖乃作鸚䳇杯賦醜詞訐切人為寒心朝士有識者閱其表曰何必多言但不云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彭城子何所逃刑時以為然

蔡京尚書拔顧氏昆弟

唐蔡京尚書為天德軍使衙前小將顧彦朗彦暉知使宅市買八座有知人之鑒或一日俾其子叔向已下備酒饌於山亭名二顧賜宴八座俄而即席約令勿起二顧惶惑莫喻其意八座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愛他年願以子孫相依因遷其職級洎黄寇犯闕顧彦朗領本軍立妝復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請叔向為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軍府

大事皆諮謀焉顧相薨其弟扆暉嗣之亦至使相

陸扆相六月及第 盧光啓附

唐陸相扆舉進士屬僖宗再幸梁洋隨駕至行在於時奔避勞止又時當六月而相國策名爾後在翰林暑月苦於蒸溽同列譏之曰今日好造天牓以其進取非時也然相國丈才重德名冠一時朝中陸氏三人號曰三陸即相國洎希聲及威乃三人也 盧相光啓先人伏刑爾後兄弟脩飾赴舉因謂親知曰此乃開荒也然其

立性周謹進取多塗初舉子一卷即進取諸事皆此類也策名後揚歷臺省受知於祖庸張濬清河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别為一幅朝士至今效之蓋八行重疊别紙自公始也唐末舉人不問士行文藝但勤於請謁號曰精切亦楷法於范陽公爾其族弟汝弼嘗為張相濬一作出征判官傳檄四方其畧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邪之版蕩自謂人曰天生朱邪亦子供我之筆也俊邁亦有族昆之風

吳融侍郎文筆

唐吳融侍郎策名後曾依相國太尉韋公昭度以文筆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稱旨吳乃祈掌武親密俾達其誠且曰某幸得齒在賓次唯以文字受眷雖愧荒拙敢不著功未聞愜當反甚憂懼掌武笑曰吳校書誠是藝士每有見請自是吳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愜上公之意也散版出官寓於江陵為僧貫休撰詩序以唐來唯元白休師而已又祭陸龜蒙文即云海內文章

止魯望而已自相矛盾於時不免識者所譏

破天荒解

唐荆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荆解及第號為破天荒爾來余知古關圖常脩乃荆州之居人也率有高文連登上科關即衙前將校之子也及第歸鄉都押已下為其張筵乃指盤上醬甌戲老校曰要校（一作拔）卒為者其人以醋樽進之曰此亦校（一作拔）卒為者也席人大噱關圖妻即常脩妹

才思婦也有祭夫文行於世

戍令公為蛇繞身

唐荆州戍令公汭領蔡州軍戍江陵為節度使張瓚諆害之遂率本都奔於秭歸一夜為巨蛇繞身幾至於殞乃曰苟有所負死生唯命遂巡蛇亦亡去爾後招輯戶口訓練士卒泝流而鎮渚宫尋授節旄撫綏凋殘勵精為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至萬戶勤王奉國通商務農有足稱馬朝廷號北韓南郭韓即華州韓建戍令初姓郭後歸本

姓有孔目官賀隱者亦返俗僧也端貞儉約始爲腹心凡有闕政賴其規贊自賀隱物故率由胸襟加以騁辯陵人又多矜伐爲識者所鄙婦翁笠一知章乃餅匠也言多不遜又元子微過皆手刃之竟無系嗣樓船之役慕僚結舌終致鄂渚之敗惜哉

張濬相破賊

唐黄巢犯闕僖宗幸蜀張相國濬白身未有名第時在河中永樂莊居里有一道士或麻衣或羽帔不可親狎

一日張在村路前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駕前待爾破賊回顧乃是此道士一作人相國曰某一布衣耳何階緣而能破賊乎道士勉其入蜀適遇相國聖善疾苦未果南行道者乃遺兩粒丹曰服此可十年無恙相國得藥奉親所疾痊復後歷登台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

薛澄州弄笏 羅九皐附

唐薛澄州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每

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無人好唱浣溪紗詞知舉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臨岐獻規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爾後請不弄笏與唱浣溪紗即某幸也時人謂之至言有小吏常學其行步揖遜公知之乃名謂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則恕爾罪於是下廉擁姬妾而觀之小吏安詳傲然舉動酷似笑而舍之　路侍中巖在西蜀嘗夏日納涼於毬場廳中使院小吏羅九皐巾裹步履有似裴條郎中大貂遥見促名衫帶遍視方知其非因笞之

西嶽神斃張虞

唐張策早為僧敗道歸俗後為梁相先在華山雲臺觀修業觀側有莊其弟虞亦輕易道教因脫褻服挂於天尊臂上云借此公為我掌之須臾精神恍忽似遭毆擊痛叫狼狽或頓或起如有人拖曳之狀歸至別業而卒斯人也必黨於釋氏而輕侮道尊人之無禮自貽隕殛非不幸也與嘉州崔使君開尹真君石函事同開石函為冥官所錄李算見宣室志

李載仁郎中目睹為愚話之

柳婢識蓋巨源

唐柳僕射仲郢一作賢鎮郪城有一婢失意將婢於成都鬻之蓋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雄郡一作大郡宅在苦竹溪女儈具以柳婢言導蓋公欲之乃取歸其家女工之具悉隨之日夕賞其巧技或一日蓋公臨街窺窗柳婢在侍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窗下過召婢就宅蓋公於束縑內選擇邊幅舒卷揲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恙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令輿還

女僧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為柳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綃牙郎乎蜀都聞之皆嗟歎也清族之家率由禮門蓋公暴貴未知士風為婢僕所譏宜矣哉

趙師儒與柳大夫唱和

唐柳玭大夫之任瀘州泝舟經馬駿鎮土豪趙師儒率鄉兵數千憑高立寨刑訟生殺得以自專本道署以軍職聞五馬經過乃棹扁舟被褐衫把杖子迎接叅狀云

百姓趙師儒亞台以其有職非隸屬邑怪而辭之師儒曰巴蜀亂離其懷集鄉人拒他盜非敢僭幸妄徼戎職亞台欣而接之乃駐旌旆館於寨中供億豐備欽禮彌勤師儒亦有詩句皆陳素心亞台悉為和之睹其清儉不覺嗟歎曰我他年若登廊廟必為斯人而致節察蓋賞其知分任真也

祖系圖進士牓

禪門有祖系圖得佛心印者皆次列之進士有登科記

懷將相才者咸編綴之而名實相違玉石混雜疑誤後人良可怪也唐進士宇文翃雖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科有女及笄真國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時竇璠年逾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叵有氣焰能為人致登第翃嫁（一作娉）女與璠璠為言之元昆果有所獲相國韋公說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滑臺杜尚書宅遭火幾爇神柩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庫內因而延燎京兆謂宇文曰魚將化龍雷為燒尾近日老鼠亦有燒尾之事用以

譏之孫光子嘗試一僧備諳謬妄一旦擁徒説法自言出世安知他日不預祖系乎是則宇文翃登科後人何以知之悲夫

温李齊名

温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曰温李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為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而士行有缺縉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

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甞賦詩上句有金步揺未能對遣未第進士對之庭雲乃以玉條脫續之宣宗賞焉又樂名有白頭翁温以蒼耳子為對他皆此類也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温亦有言云中書堂内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皇好微行遇於逆旅温不識龍顔傲然而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帝曰非也又謂曰得非大參

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為方城縣尉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既德行無取文章何以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云云竟流落而死也杜豳公自西川除淮海溫庭雲詣韋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氏壚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為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豳公聞之遺絹一千疋吳興沈徽云溫舅曾於江淮為親表檟楚由是改名焉庭雲又每歲舉場多借舉人為其假手一作多為舉人假手沈詢侍郎知舉別施

鋪席授庭雲不與諸公鄰比翌日簾前謂庭雲曰向來策名者皆是文賦託於學士某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

崔氏女失身為周寶妻 末山尼盧氏女附

浙西周寶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也少為女道士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獨焉大貂素以豪俠聞知崔有容色乃踰垣而竊之宗族亦莫知其存沒爾後周除浙右其內亦至國號乃具車馬偕歸崔門曰昔

者官職卑下未敢先言此際叨塵亦不相辱相國不得已而容之此事鳳翔楊少尹說之甚詳近代江南鍾令内子乃盧肇員外之女也亂離失身弟兄有在班行者恥之乃曰小娘子何不自殺而偶非丈夫也仙俾有徐仙姑居南嶽魏夫人壇羣僧調之乃自顛仆此乃修道而靈官所衛也已末山尼開堂說法禪師鄧隱峰有道者也試其所守中夜挾刃入禪堂欲行強暴尼憚死失志隱峰取去禪服集衆僧以曉之其徒立散王蜀先主部將張勍暴横鞭人之脅典眉州有一少尼姿容明悟講無量壽經張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詬罵

張乃折其齒與其父同沈於蟇頤津也崔氏女末山尼以畏懦而苟全徐仙姑用道力而止暴講經尼以守戒而隕命是知女子修道亦有一段障難而況冶容誨淫者哉孫棨舍人著北里志叙朝賢子弟平康狎游之事其旨似言盧相攜之室女失身於外甥鄭氏子遂以妻之殺家人而滅口是知平康之游亦何傷於年少之流哉

崔禹昌不識牛

唐世梁太祖未建國前崔禹昌擢進士第有別業在汴州管內禹昌敏俊善接對初到吏門希梁祖意請陳桑梓禮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輕薄甚蒙管領常預賓次或陪褻戲梁祖以其有莊墅必藉牛乃問曰莊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識得牛意是無牛以時俗語不識得有對之梁祖大怒曰豈有人不識牛謂我是村夫即識牛渠則不識如此輕薄何由可奈幾至不測後有人言方漸釋怒

張曙戲杜荀鶴

唐右補闕張曙吏部侍郎裴之子禕之姪文章秀麗精神敏俊甚有時稱所生母常戴玉天尊黄巢亂離莫知存没或有於枯骸中頭上見有玉天尊以曙未訪遺骸不合進取以此阻之後於裴贄侍郎下擢進士第官至右補闕曾戲同年杜荀鶴曰杜十四仁賢大榮幸得與張五十郎同年荀鶴答曰張五十郎大榮幸得與荀鶴同年天下只聞杜荀鶴名字豈知張五十郎耶彼此大

咍是知虛名不足定人優劣曙有擘甌賦其警句云董雙成青瑣鸞驚啄開珠網穆天子紅韁馬解踏破瓊田又有鄠郊賦敘長安亂離亦哀江南悲甘陵之比區區之荀鶴不足擬倫

北夢瑣言卷四

北夢瑣言卷五

唐 孫光憲 撰

令狐公密狀 木囤頭附

唐太和中閹官恣横因甘露事王涯等皆罹其禍竟未昭雪宣宗即位深抑其權末年嘗授旨於宰相令狐公公欲盡誅之慮其寃乃密奏牓子曰但有罪莫舍有闕莫塡自然無遺類矣後為宦者所見於是南北益相水

火消昭宗末崔侍中得行其志然而一作以玉石俱焚也已乾符後宮娥皆以木圍一作圍頭自是四方效之唯內官各自出樣匠人曰斫軍容頭特進頭至是果驗也

李遠譏曹唐

唐進士曹唐游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生人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世謂渾詩遠賦不如

不徹言其無才藻
鄙其無教化也

中書蕃人事

李肇國史補云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粉署省中謔之為四君子也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畢相諴曹相確羅相劭權使相也繼升巖廊崔相慎猷曰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為蕃姓也始蔣伸相登庸李景遜尚書西川覽報狀而歎曰不能伏事斯人也遽託疾離鎮有詩曰

成都十萬戸拋若一鴻毛亦博陵之比也近代吳融侍郎乃趙崇大夫門生即世日天水歎曰本以畢白待之何乖於所望歎其不大拜也

徐相讖成中令

唐乾寧中荆南成令公汭曾為僧盜據渚宮尋即真命末年驕撠每事標特初以澧朗舊在廵屬為土豪雷滿所據奏請割隷相國徐公彥若在中書不為處置由是銜之相國出鎮番禺路由渚宮成令雖加接延而常怏

怏饌後更席而坐詭辯鋒起相國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彯草賊耳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戍公赧馬而屈東海文雅髙談聽之亹亹成令雖甚敬憚猶以嶺外黄茅瘴患者髮落而戲曰黄茅瘴望相公保重相國曰南廣海黄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譏成令曾為僧也終席慚恥之

韋尚書鑒盧相

唐大中初盧攜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為彗

平聲蓋短舌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韋岫尚書加欽謂其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是卜之他日必為大用乎爾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奬拔京兆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諸弟卒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諸季乎

薛逢賞王助

唐大中初綿州魏城縣人王助舉進士有奇文蜀自李白陳子昂後繼之者乃此侯也嘗撰魏城縣道觀碑詞

華與贍於時薛逢牧綿州見而賞之以其邑子延遇因以改名助字次安壯其文類王勃也自幼婦刊建薛使君列銜於碑陰以光其文雖兵亂焚蕩而螭首巋然好事者經過皆税駕而覽之助後以聱廢無聞於世賴河東公振發增價而子孫榮之其子朴仕蜀至翰林學士

陳陶辟書

大中年洪州處士陳陶者有逸才歌詩中似負神仙之術或露王霸之說雖文章之士亦未足憑而以詩見志

乃宣父之遺訓也其詩句云江湖水深淺不足掉鯨尾又云飲冰狼子瘦思日鷓鴣寒又云中原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又云一鼎雄雌金液火十年寒暑鹿皮衣寄與東流任斑鬢向隅終守鐵梭飛諸如此例不可殫記著癖書十卷聞其名而未嘗見之或云癖書是鍾離從事陳岳所著今兩存之

陽朔山水

王贊侍郎中朝名士有宏農楊遂者曾到嶺外見陽朔

茘浦山水談不容口以階緣嘗得接瑯琊從容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茘浦山水乎瑯琊曰某未曾打人脣綻齒落安得而見因之大笑楊寀俄而選求彼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

淮浙解紛詔

唐僖宗皇帝蒙塵於蜀朝士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侯翮輩雖居翰林而排難解紛之才非所長也高太尉鎮淮海擁兵不進與浙西周寶不睦表章遞奏各述短長

朝廷欲降詔和之學士草詞殊不愜旨前進士李端有壯筆軍容田令孜知之召而與語授以毫翰李仍請酒飲數杯詔書一筆而成文藻之外乃奇辯也深稱上旨除行在知制誥官至省郎舊說李紳相鎮淮海奏薦副使章服累表不允有一舉人候謁紳相知其文詞請撰一表其畧云當道地管八州軍雄千乘副使著緑不稱其宜相國大喜果以此章而獲恩命也李太尉破昭義自草詔意而宣付翰林至如鄭文公自草高太尉詔皆

務集事非侵局奪美也

吳融天幸

錢尚父始殺董昌奄有兩浙得行其志士人恥之吳侍郎越州蕭山縣人舉進士場中甚有聲采屢遭維縶不遂覲光乃脫身西上將及蘇臺界回顧有紫綬者二人追之吳謂必遭籠罩須臾紫綬者殊不相顧促遽前去至一津渡喚船命吳共濟比達岸杳然失之由是獲免爾後策名升朝是知分定者必有神明助之

沈蔣人物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城誦曹唐游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即風姿可知也蔣凝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為祥瑞號水月觀音前代潘安仁衛叔寳何以加此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時號玉笋班沈詢字仁偉官至丞郎人物酷似先德所謂世濟其美又外郎班者咸不雜亦號玉笋班也

張濬樂朋龜與田軍容中外事

舊例士子不與內官交游十軍軍容田令孜擅田天之力僖皇播遷行至洋源百官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侍郎亦及行在因謁中尉仍請中外由是薦之充翰林學士張濬相自處士除起居郎亦出于方之門皆申（一作由）中外之敬洎車駕到蜀朝士畢集一日中尉為宰相開筵學士洎張起居同預焉張公恥於對衆設拜乃先謁中尉便施謝酒之敬中尉訝之俄而賓主即席坐定中

尉白諸相曰某與起居清濁異流曾蒙中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令日猥地謝酒即又不可張公慚懼交集自此甚為羣彥溥之樂公舉進士初陳啓事謁李昭侍郎自媒云別於九經書及老莊洎八都賦外著八百卷書請垂比試誠有學問也然於制誥不甚簡當時人或未可之

薛少師拒中外事

唐薛廷珪少師右族名流仕於衰世梁太祖兵力日強

朝廷傾動漸自尊大天下懼之孫卿為四鎮官告使吏
門客將劉翰先來類會恐申中外孫卿佯言不會謂謁
者曰某無德安敢輙受令公拜竟不為屈洎受禪之後
勉事於梁而太祖優容之壽考而終也中間奉命册蜀
先主為司徒館中舊疾發動蜀人送當醫人楊僕俾攻
療之孫卿致書感謝其書末請借肩輿歸京尋醫蜀主
訝之乃曰幸有方藥何不俟愈而行堅請且駐行軒公
謂客將曰夜來問此醫官殊不識字安可以性命委之

乎竟不服藥而北歸後唐相國韋公説仕梁為中書舍人倅幹於錢塘先是錢尚父自據一方每要姑息梁主以河北闗西悉為勍敵又頻失利於淮海甚藉兩浙牽掎之其次又資貢賦凡命使臣遠泛滄溟一則希其豐遺二則懼不周旋悉皆拜之錢公亦自尊大唯京兆公長揖而已既不辱命識者異之竟有巖廓之拜也

楊晟義母 安師建附

唐楊晟始事鳳翔節度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

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愍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獲免也後為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洎僧道輩各得其所厚於禮敬人甚懐之李昌符之敗因令求訪周氏既至以義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恐有好合之請宏農告誓天地終不以非禮偶之每旦未視事前必伸問安之禮雖厄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所兵力未完遽為王蜀先主攻圍保守孤城救兵不至十日而為

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克執之蜀先主知其忠烈冀為其用欲寬之師建曰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歎(一作嗟)賞而行戮為設祭而葬之

成令公和州載

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不解杜洪令公乞師於梁王梁王與荆方睦乃諷成令帥兵救之於是稟奉霸王欲親征乃以巡屬五州事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

州載艦上列廳事洎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齊山截海之名其於華壯即可知也飾非拒諫斷自其意幕寮俛仰不措一詞唯孔目官楊厚贊成之舟次破軍山下為吳師縱燎而焚之中令溺死兵士潰散先是改名曰汭汭字即水内也水内之死豈非前兆乎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俘載軍人百姓職掌伎巧僧道伶官並歸長沙改汭之名和州之説蓋前定也

韋太尉伐西川

唐陳敬瑄據成都府拒命韋太尉昭度充招討使率東川兵以伐之王蜀先主時為草賊剽掠諸縣乃擁守下兵授掌武署為衙内指揮使資其爪牙也因奏請割西川數州就臨邛建節以授之蜀主畢謙多智事韋公甚謹掌武量其事勢終不能駕御況軍旅之事又非所長每欲攻城請戎服臨陣慮矢石所及不敢近前掌武曰軍人安敢無禮東川都頭有唐㖀人者呼而戒之曰人肉何如猪羊乃賜一緡俾充肉價他皆倣此重圍二年

蜀城已困不日將下一旦門外諠譁以軍糧闕乏兵士擒曳掌武親吏駱別駕忘名者臠而噉之由是懼羅其禍遽託疾以西川牌印付蜀王而歸朝雖曰不武斯亦用智自免也

章魯封不幸

屯難之世君子遭遇不幸往往有之唐進士章魯封與羅隱齊名皆浙中人頻舉不第聲采甚著錢尚父土豪倔起號錢塘八都洎破董昌奄有杭越於是章羅二士

擢其籠罩然其出於草萊未諳事體重縣宰而輕郎官嘗曰某人非才只可作郎官不堪作縣令即可知也以章魯封為表奏孔目官章拒而見笞差羅隱宰錢塘皆畏死稟命也章羅以之為恥錢公用之為榮一作禁玉石俱焚吁可惜也或云章魯封後典蘇州著章子三卷行於世羅隱為中朝所重錢公尋倍加欽官至給事中享壽考溫飽而卒

裴氏再行歸登尚書附

唐裴司徒璩性靳嗇廉問江西日凡什器圖障皆新其製閉屋緘貯未嘗施用每有宴會即於朝士家借之在番禺時鍾愛一女選滎陽鄭進士以壻之才過禮期遂屬秋薦不免隨計無何到京尋報物故五教念女及壻不勝悲痛而鄭偶笑之蓋夫婦之愛未深不解思慮非有他故也大凡士族女郎無改醮之禮五教念女早寡不能忘情乃名門生故吏而告之因一作曰別適人亂倫再醮自河東始也元稹一作頏少監蘇涯中丞賜紫楊玭

少尹與五教親吏别駕説皆同　歸登尚書每浴皆屏左右自於浴斛中坐移時或有窺者見一巨龜吹水也性甚鄙嗇嘗爛一羊脾旋割旋啖封其殘者一旦内子於封處割食八座不見元封大怒其内由是没身不食肉斯亦愈於和嶠之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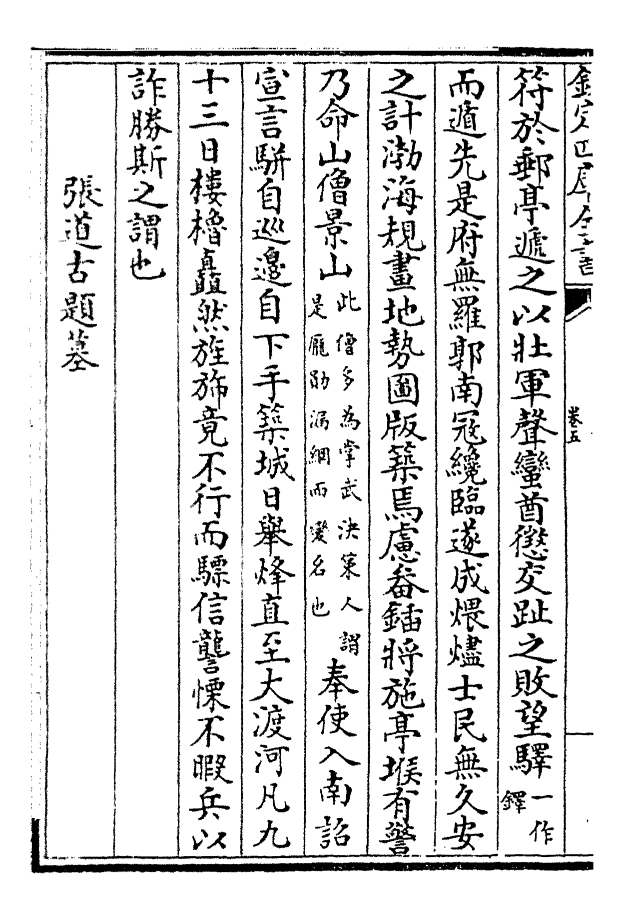
閉門避鑾　王先主附

西川自唐劉闢構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鑾旗纔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

抵府城居人有扃戶而拒之蠻亦不敢扣門也嘗有一蠻迷路入廣都縣村墅里人相率數百輩呌譟而逐之蠻一回顧卻走如堵墻崩焉自晝及暝終不能擒致其怯懦如此　王蜀先主時雲南冦蜀蜀軍勇鋭欲吞之俘擒噉食不以爲敵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高太尉機詐

咸通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太尉渤海高公駢自天平軍移鎮成都戎車未届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仍畫一



符於郵亭遞之以壯軍聲蠻酋懲交趾之敗望驛（一作鐸）而遁先是府無羅郭南寇纔臨遂成煨燼士民無久安之計渤海規畫地勢圖版築馬廬畚鍤將施亭堠有警乃命山僧景山（此僧多為掌武決策人謂是龐勛漏網而變名也）奉使入南詔宣言驃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樓櫓矗然旌旆竟不行而驃信讋慄不暇兵以詐勝斯之謂也

張道古題墓

唐天復中張道古滄州蒲臺縣人擢進士第拜左補闕文學甚富介僻不羣因上五危二亂表左授施掾爾後入蜀先是所陳二亂疏云只令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懼為蜀主所憾無路棲託洎逢開創誠思徵名為幕寮排擯卒不齒錄竟罹非命也嘗自筮遇凶卦預造一穴題表云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後果遇害而瘞之人有獲其上蜀主書遺藁極言幕寮掩其才學不為延譽又非違一作達時變盤桓取禍之流也補闕深於象象著書號易題數卷行於世

叙巢居子

唐貞元中秭歸人覃正夫頃棲廬嶽帥符載徵名為文竟汨沒於巴巫也或有以其文數篇示愚辭韻挺特風調凜然真得武都之刀尺也號巢居子有二十卷愚因致書於歸州之衙校李玩俾搜訪之書未達前三日里人有家藏全集者適遇延爇而煨燼之嗟乎鄙於覃生異時也苟得繕寫流布振彼聲光而焚如之酷何不幸之甚也

羅袞不就西川辟　李頻 黄匪躬 附

唐羅貢外袞成都臨邛人應進士舉文學優贍操尚甚高唐大順中策名不歸故鄉時屬喪亂朝廷多故契濶兵難備歷饑寒蜀先主致書於翰林令狐學士吳侍郎選書記一員欲以桂陽應聘外郎謂知已曰誓擁馬通衢服弊布衣以俟外朝無復西歸為魯國東家丘也一作乎竟通朝籍終於梁禮部貟外郎也蜀人有志者唯外郎乎揚子雲二息亡遺體葬於蜀與夫延陵季子何相

遠哉近代李頻黄匪躬皆嶺表人頻即遺其糟糠别婚士族黄即三十年不返鄉里於時妻母俱在又何心乎

高測啟事 韓昭附

唐高測彭州人聰明博識文翰縱横至於天文歴數琴棊書畫長笛胡琴率皆精巧乃梁朝朱异之流甞謁高燕公上啟事自序其要云讀書萬卷飲酒百杯燕公曰萬卷書不易徵詰一作不暇徵名百杯酒得以奉試乃飲以酒果如所言僖皇帝幸蜀因進所著書除秘校卒於威勝

軍節度判官也　韓昭仕蜀至禮部尚書文思殿大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碁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時有朝士李台嘏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時人鄙之

符載侯翮歸隱趙㠖附

唐武都符載字厚之本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棲青城山以習業楊衡擢進士第宋濟老死無成唯符公以王霸自許恥於常調懐會之望韋南康鎮蜀辟為支

使雖曰受知尚多偃蹇韋公於二十四化設醮請撰齋詞於時陪飲於摩訶之池符公離席盥漱命使院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两題繞一作緣步池濱各授口占其敏速如此劉闢時為金吾倉曹叅軍依棲韋公特與譔真讚其詞云矯矯化初氣傑丈雄靈螭出水秋鶚乘風行義則固輔仁乃通他年良覿麟閣之中洎京兆變故彭城知留務起雄據之意符為其所縻凡有代奏愈更恭順劉闢之敗也幕寮多罹其禍唯符生以牋奏藁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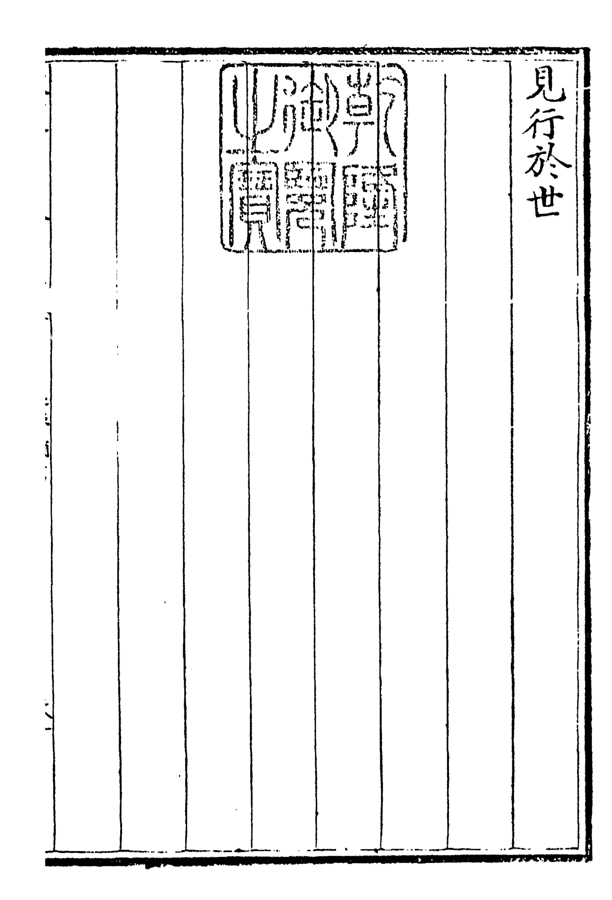
篋呈高崇文相公長揖東下樓於廬山即前之真讚可謂有先鑒也居潯陽二林間優游卒歲南昌軍奏請為副倅授奉禮郎不赴命小僮持一幅上于襄陽乞百萬錢買山四方交辟羔鴈盈於山門草堂中以女妓二十人娛侍聲名籍甚於時守道循常者號曰兇人曾覽符公全集其文簡舉清便入其堂奥者唯建平覃正夫耳至宋濟雖有詞學其文冗汎非符之流湛貢卒於彭山宰墓銘即宋文也

唐光啓中成都人侯翮風儀端秀有若氷壺以拔萃出身為邠寧從事僖皇播遷擢拜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内試數題目其詞立就舊族朝士潛推服之傳宗歸闕除郡不赴歸隱導江別墅號臥龍館王蜀先主圖霸屈致幕府先俾節度判官馮涓候（一作俟）其可否馮有文章大名除眉州刺史田令孜拒朝命不放之任羇寓成都為候公幹卹甚德之其辭（一作辟）書即馮涓極筆也候有謝上王先主其自負云可以行脩牋表坐了檄書（其先人蜀之小將也）

趙蕤者梓州鹽亭縣人也博學韜鈐長於經世夫婦俱有節操不受交辟撰長短經十卷王霸之道

見行於世



北夢瑣言卷五